槐野先生存笥稿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三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序一十二首

序

送柳濵先生赴平凉苑馬寺序

王維楨曰余嘗履平凉境云知平凉苑馬寺事平凉在重寒複嶺間游軺罕至寺務甚簡又幾大夫綜之乃愈益閒寂幽曠旦日循故事集揖衙署命坐呼茶

茶已輙揖退坐私閤内吟卧自如興至則約與躡空同理觴哦如此悠悠率用爲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就其所即就思去如蹈坑溺中若曰土餅秩散比之隱丈人云寺少卿郴濱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人也自辰州才晋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崛興則自吾莘庠始官凡五遷歲凡二十更可不謂志士勞人邪論者咸稱今遷非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凉道華州顧靡有弗樂於是王生歛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即説馬爲贈夫莫險于山踰之在馬莫遠于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兒險而到

遠者也擇地而蹈不任險遠毛卽奇無稱焉有馬于此西超河華北踏幽燕南飲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流逸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又夷塗平坂讓馬爭趨文轅繡轂讓馬爭服豢脯石衆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煙水之阪莽蒼之野抑首甘心不一悲嘶顧焉故殫力任使貞志安遇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怪之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遲縱時其

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益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故脫驂駐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授閒投散儲精需晉官家之度也先生又笑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益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至今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駒時茲服在　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焉即望平京去

贈黄僉事兵備遼東序

天子踐祚之二十年虜酋大入寇太原其明年復入更進趣利守臣不能禦令得志引去　天子怒悉法

守臣有司　奏自今緣邊置守咸以西北人承之謂
西北人忠敢有濟遇難不回不專以習邊云當是時
秦人爲刑部員外郎者二人蒲于仁伯黃子叔卿於
是遂用仁伯爲山西按察僉事二子有友王生繼楨
謂黃子曰仁伯固晉往然且及于居無何遼東兵備
缺吏部遂以叔卿請疏曰臣觀虜寇晉鄙再得利甚
鉅今聞守不至然性貪意必窺覬得所欲夫遼東者
國左臂也北隣東胡虜如要約東胡合兵內嚮則禍
中遼東遼顧若守虜既阻于西復閑于東勢不絕漠
而北不得也然本在任人臣謹擇可者莫若黃員外

令員外爲僉事以山東衛備遼東寬則聽訟儲糧練兵課勇急則從軍擊胡逆來遡往如此則官省而政一事豫而變消於計便疏　上乃詔僉事往舉職盡如吏部請然黃子深中篤厚衆心比附蒲于哲偉有猷受事輒立二人者性行雖異於今科咸稱王生曰余聞諸邊人云漢掠在虜者率安土忘歸其能者返爲胡攻漢問之則謂漢賦法繁重人無容處而胡俗自便以故苦漢而安胡不嫌負德不羞逆節夫胡至犯夏用夏制胡夏化爲胡胡何制哉是故隆城浚隍易踰也利劒長戟易折也卒不得恃誠欲保境攘亂

興造緒業唯在愛養拊循哉唯在愛養拊循哉其時蒲子使在外乃即使所拜僉事不得與語獨以語黃子諸與黃子遊者多謂王生言是黃子秦之咸寧人咸寧人有何氏許氏並為都御史罷歸有靖廣材乃因黃子而感及二氏黃子先為工部後歷刑部皆有狀不著著今所以命官者云

贈山東右使芹山陳公序

今上御極之二年接天下傾俊不恒之士為進士用以廉世輯民乃得廣陽芹山陳公舉第六時傳陳公本舉首榜卒乃倏易稍後余童年聞之往余以使過

鄭見後渠先生說與此合余以是益亟慕公云其後
十九年芹山爲陝西按察使以叅政守慶陽來既二
月言按察平者謹者不詹者詳確不恭者無寃且
死復生者奸回巧脫而竟繩于理者私白不使售禁
右縉趾初憚而衣服者乃日至余耳是時余官在里
聞而欽之私奇公雅好文才韻又法理如此居一年
巡按御史潁川張公列疏薦按察略曰臣觀所謂陳
按察者固所謂碩俊不佰之士哉乃其刑不苟既嘖
嘖載道路臣賢之不甚異有若屹屹卓尌不爲嬋嫣
嫿時封利自點臣誠獨重之且今天下所難當能者

哉立者難耳按察初以魏科震天下逮今元蹟騰聲益茂昔聞得士如此蓋千百可一二人恒言舜臣五人不相爲能若按察實兼才歷試嘗効臣言非阿也他薦者多類此無何山東右布政使缺員　上以按察徙補若曰按察廉又仁能活人能養人擢使布政責之發以觀其兼王維楨曰　聖天子夙夜憂勤計安元元者慮至纖悉矣乃今關陝數困凍餒一不熟即殍道相望余因慮亦值再熟既輸公賦即閭比閭作啼號聲今齊與秦豈異也患在下崇侈而去約上急徵而忘緩不則何困余意見芹山必告之既芹

山以趨山東道華州維禎以境內士又所宿好旣謁送之郊乃芹山卽於邑論民疾苦戚戚在眉間如談人蹈湯火慎不卽一引手拯嗟乎此意芹山先得之矣余能有告哉夫康世輯民使　天子之澤濊覃洽焉先山東而遂天下芹山公任之矣芹山昔提兩浙學明通作人遂有茅表二士魁選名世旣分麾慶陽虜徒不犯累至今秩乃又爾爾御史稱其兼才且云効後言繼是而往卿寺公孤參贊和燮靡試弗功不獨謂今昔也余亦以爲然芹山道華州在二十年冬明年春余脩別日約始作序致之

贈趙長沙序

嘉靖七年中關中蓋稱有三俊云同州趙用章長安張安世臨潼任伯玉是時清江敖公督學關中試此三人者優特置一等異之三人由此名顯其後三人相次舉鄉試又十七年而爲嘉靖甲辰張安世任伯玉同舉進士第乃用章獨不第已即授牒銓司除爲長沙别駕用章爲文崇古尚氣不能卑逐靡艷取媚時眼以此累試有司弗合然其人卓犖曠達信道順命即不第即除别駕殊坦視不爲戚也舊爲諸生既有名會 詔令天下咸選士貢大學乃用章輒應選

當是時西安太守鳧溪夏公大器用章令貢勿應不聽辭謝曰夫人成名微鉅豈不有命哉旣貢復爲舉人眞達縣如此史王子者華州人也故與長沙交怪長沙忽卽棄第不待詣長沙責焉詞甚具長沙驟然曰往無論已業已拜官第論官於是王子爲論官夫官者觀也謂居上者爲下所觀也又觀者視也視人之則以律已也又察也反照内省旣有而後發之也然有序焉必有觀已而後能觀物必善觀物而後可以爲人觀故軒組一也有榮有弗榮階秩一也有貴有弗貴何以故能厥官不問卑峻不論遠邇咸稱光

國不能其官郎係籍華櫟托景青雲君子以爲辱位矣長沙抱術淵大內視有本其所與游類才豪名碩麗益多有而現容嶽嶽弗懈以弛睹者肅焉以此三者皆有合于觀之義余信其必能官也長沙得余言謝至再以其言言張子任子及嚴子三子遂徵余言爲贈嚴子同州朝邑人在朝邑稱才因善長沙嚴子爲余說長沙太守郎故守西安孫夏皋溪者夫皋溪故識長沙越十年乃復爲僚嗟嗟人生會遘且有數矧功名哉矧功名哉

壽峯羅先生歸淳化序

羅先生者淳化人也故有四方之志困于諸生二十年不得通乃嘉靖甲辰以貢如京師始出關游于洛陽由洛趨于衛觀于鄴歷于趙薄于燕已税駕于京師先生行遠道不爲苦志意碩擫擫大也子曰公裳時爲考功主事諸與考功游者咸謁先生于考功所坐定客謁者問所來詞甚悉先生輒應曰予秦人也不言秦自余見洛之俗侈其民浮其政宜質衛之俗佻其民儇其政宜忠鄴之俗蕩其民俠邪其政宜約趙之俗靡曼其民爭末利其政宜革燕之俗與趙同其民亦同其政不宜大振以近京師一夫肆口能妍

媸興懷仕人畏之客謁者咸起拜讚歎稱羅先生以先生非一方士也居無何入大學在大學乃遂與齊晉楚魏吳越人游乃又知齊晉楚魏吳越諸俗及其政宜當是時松江徐先生爲祭酒講先王之治經術之要乃又聞政本在誠心無務威嚴而先生爲人故篤中溫厚及論天下政俗愈益辨客聞之歎曰於乎國制令天下郡縣各置學造士有司選士之材者貢于大學卒業乃始論官投政非直愼于寔以廣聽睹裨智術也今觀羅先生如此法之立豈不誠善哉夫士窮居足不踰州閭之中目不越堵墻之外欲以辨

天下事難矣乃若羅先生苟得仕即四方信所往安
弗宜哉居久之先生上名吏部吏部以選次未逮令
先生歸待之考功君固留先生謂貢除吏卑勞莫有
大表對章顯即待次謂何且予幸貴足以貴吾親願
留安養吾不忍吾父更道路也先生不聽曰兒不欲
卑勞我謂不大襃對章顯夫表對章顯志也苟有志
卒能因分自致何必尊官哉且奈何以汝貴奪我志
其歸我無留考功君乃具車治裝戒僕人卜吉日送
先生歸而友人王生紀其事

恕齋先生還華山序

恕齋先生者華陰人也華陰接華州七十里而近先生有子曰子德子德未第時與華州人王維楨者游嘗論述家世於是王生詳先生叅自其子子德云楊氏之先在漢世最顯史稱四世五公是也其在近代或以科舉或用貢升冠帶詩書奕奕不絶於是關中論故家者姓咸推轂楊氏而楊氏赫關中矣恕齋先生既爲士自以爲紹累世之業而當其後期勿乎絶乃發憤即讀書華陰山中年二十而名立三十則學愈富五十而志不渝遭運之衰屢試有司輒不合竟不第歲癸卯先生且老始以貢入京師是時子德

舉進士爲御史而王生爲翰林供奉謁先生于德所先生乃歎曰吾聞君子進退有極貴適其志余年六十往矣頹嶬易下脆葦易折顧識者鮮耳居無何先生復去京師還華山去謂子德曰余楊自上世以迄于今嘗顯功名于縉紳之間今墜于余乎 明天子方隆有道之治余既不獲効汝爲御史職得論庶政糾官邪明法信道作輔弼耳目之臣余去無甚遺惟汝則無隳先緒矣愼旃哉愼旃哉子德以其言王生王生曰於戲自貪夫徇貨曲士徇名彼不極不返世人非之而故蹈之公久困得脫輒棄官不仕退

老嚴谷以全其性豈非達哉既去又以官易其子夫梁鴻龎德自隱其身乃併攜其妻子不見徑情滅世賢士少之若楊公者遁不遺君克明大義者也於是秦大夫在京者數十人咸嘉斯事謂王生典紀載宜序序曰公初投牒禮部旋即辭去部大臣高之請于上得賜冠帶朝士榮焉其遯時如此

贈傅大夫守廣信序

傅大夫爲工部郎中三年諸與大夫游者乃往往稱大夫焉大夫之爲人也能而不伐巽而不爭嘗坐稠客中客多出高論遞相詡下獨大夫端纓帖聽不和

一語然于客言則中度藏否有識別焉乃其色則沉
幽沕穆不稍見也豈古所謂溫恭君子哉大夫得稱
于縉紳間以此選于吏部爲廣信太守客曰廣信善
厥職史維禎詰之曰諸稱廣信善厥職者奚觀也客
曰詩不云乎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夫躁猛而暴抗者
百姓不親也士大夫不與也不親不與化是用尼夫
隰下而水趨之矣茅蒸而人藉之矣旣溫且恭將無
僻政政之不僻人咸以欽必信其衆緊占其令維禎
曰然客言是矣毋猶觀其外遺其內哉廣信實沉毅
乃所謂善厥職者諸大夫君子顧弗睹也廣信爲郎

吏猶問學不怠凡政俗之異得失之理經權順逆之宜今昔是非之鑑譬如淵谷百物畢聚予私嘗探究之至不測也及觀其行事不矯不隨不競不郄不爲利回不爲勢刼以此兩者竊廣信知廣信沈毅不直溫恭已也初廣信守鈇吏部以大夫請補疏畧曰今天下吏治紛紛靡矣淺者困施懦者隳綱安望其就順理也夫廣信東南之劇郡而舟車之走集也誠得沈毅之人以使之應至不竭撼至不拔則廣信治臣程品郎署中獨傅氏可吏部論與予合予復申曰夫日月藏精則人昧晝夜矣虎豹當嵎則人廢樵蘇矣

故闇極啟疑疑者易叛强甚干懼懼者難輯能沈鷙明能毅能馴政之要術君子所珍于其往以告築野傅大夫號築野諸鄉先生聞之曰彼史論傅氏守廣信甚理執是道也寧獨善一國哉廣信往六月而王生復次前語以諸鄉先生意致之稱曰贈云

贈西洲趙先生序

夫山東故稱多文學才士至于今益彬彬盛矣乃濟陽則有趙露泉氏趙露泉氏者刑部大夫也刑部主法理乃大夫卽善法理間嘗屬綴篇翰人復多子之大夫年三十其焯然著能如此豈不謂才哉山東人

曰令趙所由才者本其父西洲公教也趙以故廸訓早奮至今歷有名然西洲公固豪奇士也有司校文論材率嘗冠其邑諸生邑諸生自以爲弗逮下之乃數試輒阨不第及露泉第乃歎曰兒不負予而予負先人矣先人益督西洲公學益勤懇云嘉靖二十三年以出身選貢就序天官天官試其文奇之除爲登封知縣既往其年刑部君亦擢陜西按察僉事史楨者陜西人也因謁相見見之僉事君論州縣吏勞劇有狀念其父在登封於是楨面伏其孝既又曰所不能奪登封志者則家君從此冀有進取以追光先大

夫此勞劇甘心也禎聞之愈益欽焉乃述之陝西諸從人稱曰孝哉西洲公乃欲以光其先人語曰不知其父觀其子西洲公方未遇名彰縉紳間豈非以愈事君謂耶愈事君守道不渝表見在位如此其所封子者毋即其所自樹哉予信其必先有推卜也然允先理博說在孔子顯親揚名及孟子事親守身語中今不備論孔孟皆魯人其教傳天下後世生其鄉者有厚獲焉趙氏固有厚獲者哉來幾愈事君告且之官言道登封修省觀禮陝西諸從人以愈事君故議有以贈西洲公於是禎任其事爲著首末皆實有

不溢一詞焉

贈鄭一山序

嘉靖丙午秋　詔華州守爲南京戶部郎中守姓鄭氏州人王維楨聞之竊歎曰鄭君得遷乎盍有嘅于聖德之大聖度之弘云予幸以侍從獲出入禁闥竊聽睹　天子之行事興居卽處深宮養宥密然念建蒼生關四海也誠用兢兢乃脩祀祈福勤勞夙夜旣又念百官之或怠弗若乃申誡訓示指揭咸恭命令勿抵于罰百官亦罔不祗肅以率庶幾上下一德之象矣乃癸卯春坐從祀　宗廟諸臣間後至者　天

子怒讓司儀御史以爲百官怠御史匿不聞是時鄭
君屬司儀乃奪御史併後至者悉左遷調澄城令尋
從令從守守由御史歷州縣獨惴惴念　天子之威
日爲宇下撫衆求稱　上四海蒼生之意是故有所
穆然深思焉有所矍然矜志御物焉循循煦煦鮮有
過舉於是部使者賢之上書言曰臣按秦中察吏治
誠無若華州守最者守不擾而事集吏習而民馭之
始守在御史臺用矯矯名即罪譴外服靡有懈弛臣
聞遺簪罔弃芻可收幸得比守于斯二者稍從拔
擢假羽翼即功能可隨効使者代至薦守皆一指

天子察言者非阿又嘉守之懲往而勑事也令從令徙崟弗追往事云夫仲舒膠西屈平沅湘彼二賢者竟抑滯不揚矣以守所遭值校之大哉．聖德弘哉
聖度邁古帝王遠矣始予得告歸里中長老若管君華咸來訊視問鄭君安罪譴予旣爲口其狀以爲鄭君譴非罪嗣鄭君承遷牒且行諸長者又以予知鄭君宜爲贈乃遂與群往前颺言曰鄭君鄭君甚猶龍邪夫龍化物也能潛能見能小能巨上下四方靡向弗神君爲御史知御史在執法卽弗狗爲澄城令知令職從守卽若命爲華州守知守在安民卽與順

治體因勢便政與時遷局方一節之士所不能究也
卽由此而部寺而公孤宜亦若是是故達人大觀洞
性命之原哲夫識時神變化之道

贈張雙渠序

雙渠張子者字重卿相州人也與予同進士者蓋相
州四人焉翰林侍讀郭質夫禮科都給事中李仲西
兵部主事許仁夫張重卿四人者皆賢豪士也然郭
子冲和而介李子貞靜而亮許子方嚴而固張子沈
默而辨獨予疎鹵么麼竊幸附于諸君子之末出入
朝省簪珮相摩至相親也居十年仲西調理于天雄

重卿謫倅于華州而仁夫亦退卧于潼浦銅臺之側漸風萍散矣宦踪岐路庸距有恒哉始人有僞爲玉璽章者覺捕得人事聞　上惡之乃並罪有司司者可十人悉從外補於是張子倅華州夫以內外輕重異也以階秩崇卑異也以物情飛沈異也乃張子一覵之往在青雲張子固未始沾沾喜也既乃鎩羽亦未始戚戚戚憂也在職滿歲人不見其恚色忿詞稱之者以爲淵懿君子也而張子固藏智蓄照與之商時政校人物能童童道焉予往來鄞下每眺洪川廣野水流而不淆山崇而不峭風氣渾厖鬱在人目若張

子者蓋其鍾靈然哉予告在里張子時能過予予爲説雜而總要之命説曰命者令也猶之四序寒暑數旣逮而弗可移也數者時也行乎命者也故洛陽才而斥廣川賢而逐命斥命逐郎才賢矣論貫廣國命竟封侯崩岸弗壓英布命當王郎刑不廢謂天定也鴟鴞惡唳而沖霄鸞鳳德輝而棲枳寸苗秀于高山喬松伏于深谷所値殊也雀或變蛤雉或成蜃此造化之神微而詎測哉夫物殊而所受于天者一也是故君子行法以俟命委心以順時説已張子躧然曰子言命毋謂我哉吾業已安之矣居無何檄至遷判

賓慶府邦之士大夫凡數十人羣而祖之野予重有感焉夫以湖海之契散合之跡十年數易往事既逝來轍如何乃于張子行追及疇昔羣游之雅有感于今日者如此

贈方厓趙君六載考績序

方厓趙君者余同年進者也爲御史事　今天子初使江西已乃使貴州又使南京車凡三出咸有功歸命于　天子天子以爲能志之留侍中勿更遣於是趙君之名顯于　闕下令諸大夫論辨治貞亮之士能肩鉅重立國事者皆稱曰趙君趙君云夫儒者攻

先王之術而起家所貴濟當世之務以批蠧正法明
枯竹守空言有著置不任如膠舟不渡木騮不駕國
家何幸焉若方厓君者誠非易哉初趙君自三使還
既六年挾六年牘將趨謁聽　天子考會鄙人禎造
趙君謂趙君曰昔臣將對君必從友謀擬得當然後
入益慎之也君今考郎如　天子按牘問御史使三
邦三邦各有狀効胡以臻則君安置對趙君作色前
舉手曰郎如承問郎對曰臣使江西益清戎驅逋逸
者歸之伍亡沒者廉補之夫軍既苦凶危而饑食歲
復不給以故逃臣于其避檄有司厚資裝令堅其去

毋反顧至則守壘夫貴州者夷方也臣使按貴州觀
俗制令取所不畏畏之間復譫犯文諭之不聽再諭
乃竟聽冢胥羊馴服役比于編戶臣不敢峻威急縛
重傷　陛下懷遠一視之仁夫盜公家之利以自潤
而又滅其影在法毋貸臣使南京勾檢積案摘其辜
坐之以懲邪者不以私匿不以舊黨辜者若干人夫
仕既以食君之祿君使之又漁其財與倉鼠奚異臣
以故痛繩之對如此三者當不楨於是矍然歎曰趙
君達儒哉乃事事各底于理明日牘上　天子如所
擬對有項再與遇楨與諭今自復先王之盛安事而

可憫君曰噫華繁矣未睹其實也宋儒言治高高乎秋天上上下唐虞遠而不可即之奎重而不可舉之器易如拉霜榦趙尺級比稽其末鮮成事焉夫先王之治之所由盛者士循力務効也鏤脂刻冰者異也誠人循力務効也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何弗復哉何弗復哉

豫內篇贈秋巖戴子之保州

乙巳秋虜衆犯大同勇士王千斤與戰死之王千斤者磁州人偉榦多力嘗持千斤器移數處不為疲間舞鐵杖躍馬行市中市中觀者咸異之以為雲長不

死敬德叟生也虜數至我軍避不與接易之王千斤見虜則趨而前奮杖揮霍手自格殺者數十人會虜圍千斤不得脫遂死然虜固壯千斤死而環其尸相視齧指蓋自是亦小懲少寇矣戴子秋巖之爲兵科都給事也寔薦千斤其言竟見効如此夫千斤者一竒士也士果皆千斤若也庸詎憂胡患哉今策事之臣率言簡卒擊胡夫卒不從天降不從地出比來悉衆而陣莫能快一鬬又安所選之哉往戴子言兵累十疏甚具大要謂訓練儲積兩者豫內而務本也予蓋咨咨嘉尚之焉孔子論足兵乃首足食夫食能旦

夕辦哉因天之時順地之利時而調度計而散斂令夫飽于伍妻餒于室若此乃後教之戰也有向輒克令逷卒裋褐不掩形襤褸不充口老幼聚處土圜一室之中相顧垂泣乃責之禮虜乎夫賁育至猛使枵腹而與强女子鬬則女子勝故馬足羸無論胡代皆以致千里也士足衣糧無論强弱皆以任干戈也驅頓兵以却勁敵非勝算也十人出而七歸非完事也故務在豫內今　主上下明詔議征討惟憂邊隅未寧民生未遂故云不謂廣威斥壤以夸示四夷也若憑　主之威以急功恃空拳而以茫茫決事是爲

國家顯飾美名而晴啟釁隙也戴子諳于斯理令別駕保州保州控扼三關外障胡虜內護京師亦講武地也于其往言之冀其概于中懷俟得柄則繹而施焉徵予言者祁州太守陳子及倅王君也與戴子為僚而王君之子與陳子併予皆同計偕而予與戴子又同進士於戲戴子負才而敢任非卑卑名實者其論外而抵今淹泊也予莫之究竟矣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三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四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序一十一首

序

贈督學李大夫序

余既虔在關中嘗訊求先大夫之風切有歎于弘治之舊焉弘治時 天子用醇朴爲教其下化之士無靡業亦無僭儒於時關中敦本好脩之夫翔集闕下以涖政則奏其能以典文必博其趣默默者乃

爲有章逡逡者至以決事猶之西施匿妍利劒藏鍔
豈必章顯之哉夫重者鮮負而鉅者難持乃關中先
賢隨所畀予輒任焉持焉邁往不沮可謂篤信君子
矣斯言也武功康先生爲余指陳甚悉玆特記其畧
云而武功又言治洽教興導之有本教由人立施之
貴宜乃遂稱引李空同之在江西劉西陂之在晉許
少華之在楚三君者皆關中人並用督學顯名余恨
不及見李君乃猶幸見劉君許君又因習其行事武
功言皆信云然劉君許君皆起正德中乃無異弘治
之烈者以育于弘治間也自正德訖今關中人士代

興適作彬彬焉稱盛矣其敦本好脩之實視昔人何如也嗟乎余難言之矣以今睹于涇陽李子豈亦一時之奇而弘治之所謂賢耶李子者沕穆厚蓄人也或與言政或與言文李子不爲曉曉辯而中咸具焉嘗曰器貴藏神忌露桃李何言荊璞亡余嗟嗟茲爲李子哉李子項拜山東僉事往督學語余曰夫督學教也而治繫之然本之在我矣重茲我負之鉅茲我持之于寧毋助之乎余謝無有固請之乃述曩所聞康先生之言曰夫空同之道主在伸士節振委習卑也而故令高常也而故令異今去江西數十年其徒

誦義不休斯謂強毅有立者也至若劉君謂寬乃教則涵而育之久之品裁進抑士有服詞罰不倚朴勸不藉賞有孚格之化焉楚人追論許君之教猶曰絶倫然究其指乃謂嚴則無犯繩則無枉通則不閡審則不謬舉此四道而楚人永懷之矣殆明哲君子哉劉官至大司馬許御史中丞空同竟止副使夫以空同之才稍自抑以徇世其勳名不可道矣余旣以應李大夫且白諸鄉大夫之祖李子者具列今昔令得以觀感焉

贈侍御齊公再考序

齊侍御者遼東人也其方近塞而與東胡隣其俗尚飛纓走馬其人講干戈戰陣之事禽敵封侯之業乃侍御用文顯豈非士所謂兼才者邪始舉進士除蒲城令會胡居西方者冦邊邑大掠去令爲蒲城理城郭選守卒而時時論制狄之技無長于炮火利于五兵已又調咸寧是在嘉靖己亥庚子之間邊將有私其策勝虜者於是秦之人第知咸寧令良令也而不知令更武也既爲侍御持節按山西山西苦胡患者連數歲間侍御來百姓相謂曰意甦我者必齊乎侍御至果以爲大創之餘無用密法痛之乃捐徭賦寛

獄訟扶傷舉仆與百姓復始久之定乃始明法申令鉏有司之為厲者山西大安至檄諸邊制狄之畧大槩言繕垣增兵制器三事具若為令時所講云侍御出入中外凡六年及再考臺大臣考侍御者署上考最稱練識兵謀足當異時一面之寄嗟嗟固知臺大臣非溢言矣考之年為戊申是秋虜本謀犯宣大虜諜者言宣大牆新成又峻不得犯且約犯遼東曰自遼接薊無牆往得縱語聞侍御因循前議奏曰臣今竊聽胡謀寇遼東遼界廣力稀不能獨應必借援他軍夫虜歲入歲援歲費胡馬三返而倉帑已虛費雖

耗而害不息非長計也臣願接宣大而東因山為障其平地築堵高與山半即屬至不得直犯可省調集供奉之煩且令負牆處者倚而耕作牛羊故縱靡患侵驅此則暫費永寧計便而利長可施也及陳增兵制器率詳備委折茲不盡紀為士大夫傳其疏皆韙之侍御固負才然謙溫不欲居人右聞人譽則引身退退如弗勝於是士大夫益賢其為人王維楨曰夫孤子語孝聾夫論步口言之身不能行之二者非也能行之而獨能言之齊公是也今人望連師方鎮力求勇任畧無遜詞謂烜赫尊重得意也乃不省于檄

而安所措設若齊公者豈非鮮哉

贈胥巖胡君督學江西序

夫以胡君督江西學者則斯舉豈不誠甚當哉益人材之識拔在宰相升進在銓衡其風厲陶成則實隸學政者賴之故此三列者咸各得當斯足矣奈何患世之才哉日胡君拜新　命諸嘗與胡君同中秘者皆嘉樂之頌說之固信有所感非私而已也初胡君在翰林年甫踰冠時蜀有二俊其一則內江趙君乃胡竟遷給事中去翰林非其當也豈固命坐彼不坐此哉其後十餘歲胡君忽而仆已又仆而興漸徵漸

引始歷今階命損抑之爾胡君能與競乎今胡君齒髮逾壯神凝凝定矣夫士至定其神將安投弗善也胡君少而負奇恒以為人臣委質而出苟肯戮力進取安事弗濟故往在諫司輒有所論駁以明己志然本無他腸如世俗獵名自炫之為於是執事者追論之賢其人拔為諸生師表誠擇其當也亦命且達哉鄙人楨關塞間人也塞間人十出九講戈矛戎馬之技乃楨濫典筆劄之役則時時就胡君考訊載籍推探至竅既屢數犯塞烽火遂于居庸則復與講戈矛戎馬之技小折大創之畧頃胡君為士者師矣余第

執手嘿嘿不能出一語私謂其富積者可施余安禪之哉顧獨以胡君故則既噫意甚焉夫古之人能當其任位副其有則何言命躐級而升殊雋立談而貴亢人則何言命時之所予序在鵷鴻俗之所否滯在埜泥則何言命非無命也所由自致命弗能格也唯士專言命於是君平之肆客常滿座孝主之下轂動長安術家主權脩士墮守自漢迄今若是矣胡君順命而又好脩其可恒覯之哉胡君拜　命時宰相則袁州嚴公銓衡則四明聞公究其事宜傳述久遠趙君謂余曰斯毋典筆劄者之責乎勿令鈌逸焉可也

贈諫議趙君使歸省覲序

夫使者將　天子之命行游藩國其威儀車馬甚都也今趙君以給事居青瑣中稱貴近使已歸而抵桐城邑大夫且迎之郊趙君至里門下車步入家升堂拜其父母其父母見之懽甚出乃見邑大夫去乃持觴上壽其車馬在門外笙竽在庭內里人睹者嗟羨傾慕遞相誦說則趙氏光寵矣趙君父曰一竹老人母曰汪氏有五男子四人者皆傳先業治農奉二親獨給事游在京師恒念以為二親春秋各八十老矣不得省奈何輒愀容傷神焉及得乘傳將歸也忽愉

愉快矣一竹雖隱在林間然故爲儒以不獲伸志
而治理法象固猶欲聞今　天子睿聖絕倫九卿百
司皆奉驅使令行若馳威斷若神老人問給事自具
悉之給事别家幾年矣兄弟五人者聚會以次問農
業則飢穰相代也穰之歲即有惰農田亦入飢之歲
即有力夫半菽不可得凡人皆因天苟非値時第能
捐奮安稗也趙君歸而抵家與父母兄弟晤言甚大
都若此矣昔相如使蜀甚威儀車馬至以赫視臨邛
榮被外家史獨不稱甚家慶云何則行不逮趙君遠
甚及還報命見漢帝盛言通西南夷無所用願罷之

余又壯相如能爲國家止戈定紛非詞人比也今趙君使楚楚事有不便者幾何種何尤最鉅趙君善詞攬采而記之卽若還而報　命有詔召問楚事則趙君有對矣一竹老人性方嚴自趙君少而教之正以故給事在中無媕婀之行亦無矯飾之節顯名　闕下光施父母褱無累其心此殆益父母年不用丹砂華父母躬不用綺繡者也趙君且往以其情語友人關中王生王生爲擬論之如此然王生有母老在關中令守史局不得省望趙君往竊感愴脉脉矣

贈太守胡兩臺序

夫學者誦說詩書稱述古昔盖人人能矣至起而試官乃輒悖其所習違道而恍上敗度而事私者不可勝數也以余觀于兩臺胡公豈非近世之所鮮古人之所貴哉夫立官而畀之威者所以制暴非令其遂私也有所司必有所監者所以禁邪非令其安恍也古人之法如此而近世之俗如彼余慨然有懷焉華在關中稱善地又當午道關中諸使者過太守踰禮逢迎倍于他所則大喜不則怒去遂得罪初胡公之涖華也吏具斯事白胡公曰事上固有道以道得罪何怨乎卒弗聽關中民好鬬而重觸憲而吾華尤甚

民富者以千金不死百金不笞凡此前守皆有之自胡公至富人懷錢徘徊公門下不敢入犯者悉論如法廉嚴震乎部中由是觀之胡公之治幾古人矣近世能兩之哉然胡公楚人也往余在京師楚人有爲余言胡公者云胡公少負才績學乃竟蹈一第楚人皆爲屈之至其貞志勑躬服先王之義廸詩書之訓雖獨醒之大夫未有增于是也今茲在官果若此楚人言固信哉世恒言楚材余又親睹楚材最多夫楚何以多材也楚有衡嶽之峻洞庭之雄天下稱形勝者莫先焉故孕于物則爲楩枏杞梓以棟明堂鍾于

人則爲貞廉俊傑以裨盛治各往往而見若胡公者
華人皆異之不獨槙一夫云爾也故古之人取魚必
于河取妻必于姜正謂是耳窮鄉下邑彼其所見不
越乎咫尺之間求以稱奇著世有乎余嘗究論馭才
之道有四以擇地則獲雋以任子則崇德以尚節則
吏飭以表賢則士奮四者舉而治化美矣然擇地任
子則銓衡大臣之責至尚節表賢部使者之宜有事
也頃之監察御史有蔡君者按部華下見胡公異之
乃移檄華下表太守甚多美詞大抵皆余言之所具
云太守同官解子輩子侯子咸共持檄具儀儼然造

太守如御史指稱賀太守不敢當請辭三君固請許之屬頳之官道華下覩其事廼喟然而歎曰夫賞異等罰不肖雖唐虞之治舍是無術矣故騏驥不與罷驢同足而別之則其材見矣芎藭不與蕭艾同臭而別之則其芳遠矣治不賢不彰士不表不振覩于胡公則他諸君子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厲也夫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攘之略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部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敵名甚顯今　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爲吏部侍郎其秋

虜騎入關南至京師震恐先生受　詔督營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負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是　天子賢之頃之　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爲三營而設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爲佐理官當是時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罷勳臣不勝任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　天子器先生愈益甚而會兵部尚書缺　天子手批先生爲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遘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　天子忽下詔讓先

生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宜陽秦中人官在京師故居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咸追而送之郊踪別史楨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 天子且復召先生起矣自楨濫竽供奉之班立在交戟之內竊覩 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録大不校其細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興焉虎所在山艸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爲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氏

復進是益覩昭曠之道越拘攣之見不啻于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玉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跌其節未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婾婀附時揜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　主上棄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賴也故禎願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旣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所奏罷中貴人遂著爲令不得變所

與共事師總理戎政者其人鷙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于大辟其明年先生之子王于儀選爲給事中有司以爲于儀名家子年雖少有大人風　上因乃拜之今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讀罷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歎以爲難能焉疏畧曰今國家之所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

者謂其防擁蔽總之以虜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
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
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
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爲之耳外語籍籍咸以
爲有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可痛
陛下即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
令虜蹕前習復射一矢于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
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
耳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况于作蠹邪臣聞久
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

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旣罷則什伍克
實卽于什中選伍于伍中選一豐其餼廩時其練習
卽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彊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
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將徒善爲
容難以効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穰苴之
略者每營各置數人而罷令之善爲容者則李廣在
軍而舞韋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懾
外夷安中國滌舊耻伸新威計無急于此者臣誠憤
胡驕志在忠于　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撩蠆之尾必
中其螫臣豈不恤顧令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察愚悃

降咫尺之　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譏曰古之言洛下多才名不虛矣

贈南京吏部尚書朴溪潘公考績序

夫朴溪潘公者蓋古所謂社稷之器哉初潘公爲戶部尚書時適楨守在史局嘗從之游知其爲人也潘公簡重寬博而又明于大體口逡逡不肯含一詞及與商政事則不惜唇吻定之久而金可鑠石可泐公之詞竟不易也譽之所在不與衆趨毀之所歸不以智免推所包納則滄溟未爲廣泰山未爲高也楨私以爲潘公長者足可負社稷重不宜持米鹽之技責

之且不宜離　人主左右俄而有　詔徙爲南京工部尚書斯其故余莫之究詰矣居一年潘公又改南京吏部尚書又一年而禎以從守翰林至南中南中縉紳大夫之倫咸籍籍一口譽潘公大抵言潘公長者社稷器如小子之所稱者云夫庶事之未集集之在才紛難之未理理之在智至于厭服人心鎮撫國家則屬之長者故求才者智者百人而一大才大智千人而一若欲求長者則萬人而一何者其器彌大其獲彌寡也在昔鄭莊每朝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彼固能辨乎此也今潘公獨不直有鄭莊言耳設有

言者　天子方篤念社稷求非常之人潘公必徵
而鑒顏貌察志意則必拊髀驚歎以爲見潘尚書晚
其所發嘉技置恒情不能揣百舌不能問也潘公之
爲日考部何君者楨之友也楨嘗具是語告何君何
君亦以爲然有頃潘公爲尚書滿三年當書狀投
闕下聽　天子孜將行何君與其寮七君者來過楨
屬楨詞云以贈潘公往於是楨乃言曰夫楚璞誠珍
然必剖而後信焉沚蘭誠芳然必佩而後親焉潘公
誠長者今往亦必身見　天子乃能自異不見不能
異前日之南徙是也夫策士挾術以干世主彼固區

區耳猶然守宮門冀幸一見主之顏色彼蓋謂兩相
接則浮言止況大臣乎雖技百狀不博一見也

贈大理卿盧公應　詔北上序

令爲　天子守三尺令天下惕然震肅不敢作奸觸
網者則主在刑部矣至平法論當昂之非益畀之非
減則又于大理責之焉故楨嘗念此兩省者不可無
長厚謹重之人夫法火也惕者失則横焚故自昔聖
王眷之云頃歳大理寺卿缺有司言南京大理卿盧
公者可　上乃召遷補之盧公固長厚謹重治南中
獄稱平檄至南中南中人呀然惜失之且以頌　天

于之明能燭賢者于數千里之外也夫寃精不化則
毋濟不降人有抑情卽天有鬱氣爲兩省擇人安得
不云爾哉大理丞趙公者楨同年友也與盧公爲寮
前盧公未召時趙公嘗過楨楨從容問曰今斯大理
非漢所稱廷尉者乎趙公曰然漢廷尉張釋之公慕
之不楨欲爲之執鞭獨恨乎不同時也方其爭犯蹕
罰金時實以批人主之逆鱗何其殆也乃張公法視
泰山身視鴻毛出身衛法法植而身榮卒令赦施後
世臣主俱顯榮哉榮哉趙公見楨爲執鞭說歎之因
湧問之曰子守史官古昔史家衆多子其執鞭于誰

氏之門乎曰春秋春秋孔子之刑書楨視其書且下拜不直欲執鞭也其爲書天子之所皐孔子因而皐之天子之所罰孔子因而罰之要在明一王之法抑人心之邪而已乃若魏收之撰魏史牛弘之撰周史此二氏者意所欲賢則妄益好詞意所欲醜則曲加秕行斯皆輕弄筆端恣情高下設其人尚在吾道逢之不與揖焉趙公疑睇視余者久之辭去少選盧公之檄至以吉日戒行南中冠蓋傾城出送盧公于江上之旗亭其時雪水消江大泛溢楨立亭上望趙君歎曰夫水之道危舟之道安彼有被髮之子狂而蹈

溺非舟人之事也旣人在舟中歘而颶風吹浪帆側舷簸舟人不爲相風捩拖令就寧所何以稱長年三老乎趙君瞿然曰子且舍是今盧君斯須且別去考昔贈言代軒之義于安得竟已楨應之曰唯唯今而有諸公令余言安得已然卒亦不能舍瑣者之言也

贈石洲張君攝守建寧序

夫仕宦而至領郡國歷太守益赫然顯盛矣顧獨以建寧令石洲張君往非計也余私竊咨咨慨噫之焉今天下生戎馬之[illegible]浹歲以來騷然靡敝未有寧所又時有水旱之虞民人流冗道路輕徙易擾即若青

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西至秦北至晉此十數郡者何嘗卒一歲無事哉然唯獨江南完在江南又唯獨閩中完甚建寧于閩又稱完郡蓋漸南漸遠漸遠漸安也以彼其所即令一長者行能治之乃何必張君往也若張君者固宜在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秦晉之境譬猶病癥而逢倉公若竟醫而得利刃也豈不便哉夫張君者蜀人也負才畧慷慨爲南京浙江道御史南中縉紳大夫之倫多稱之余至南中見其人親睹其行事主在便國家利人民其伏奸宿蠹自張君在事猶之去腐置永致臣不就也假令張君得

攝專制之權據要害之衝不以州府困其志局其才其所與發建豎當與古昔豪桀方軌而爭馳抵足而論烈乃令守一郡不能見張君奇而又遷之完郡將益靡有見余奈張君何哉先王辨官論材所從來久遠矣　祖宗時或以御史遷都御史或從郡守轉六卿長若此類者往往而有彼固謂其當也他悉置勿論近世之官人次合貫魚積同累薪次不及不進累不謝不伸雖有賢者懷拯救之志挾批擣之能亦引躬逡巡莫敢自効誠格于調也故賢者或老白首始躋大官比其時且勴然衰矣往日十舉十當今不能

五若是以謂信名者非可哉故時過而種雖后稷一物不生老至而官雖有賢者鮮克立功張君方壯歲能寒暑忍渴飢益四方士也不及其時畀重權彊大業徒令尺寸進如待膚衆人焉余恐其績效不睹老冉冉至矣張君辭其寮往建寧其寮八九君第莞莞視張君笑一日其寮鳳竹徐君爲余述其事余問徐君笑何以徐君嘿不應余謂之曰今張君擢如此且在事幾何年矣徐君曰業六年滿矣且欲考而値此余呀然歎之語曰南道如虎陞官牛府非虛言哉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項君者越人也越人號稱多才習文法吏事而項君益復犖犖故項君為南京刑部郎中有繫籍甚南中獄得從項君訊者咸稱曰項君持法平不苦禁我不有項君我等其銜冤終矣初項君起嘉靖甲辰進士也當是時余奉校士之役舉項君項君來見與之言則數稱引先王誦法孔子與世俗殊絕私以為項君竟所至當列儒者之林豈謂其今為理官而斤斤若此也夫劍之為器也利斷割辟妖魅可謂神矣方其藏在匣中飾以寶玉錯以采繪君子佩之固燁然可親也而出之則見神也此足以贊項君矣項君在南

部且六年與海內士大夫游覽采謠俗究徧人情明所興除振廢之道難易之節士大夫與游者多稱之項者余遷官南中項君問從余語久至吏僕總之物物中窾肯也其言曰夫今憂世之士率戮力防胡若以爲胡寇不至則戈馬休閒中國帖定此謂捄時未稱要睹也方今所患不在猖胡而在中國夫大江以南姑無論已至若淮泗之疆多水澤萑葦土瘠而人稀其俗慓悍少年椎埋攻剽閭里不相非急則伏于澤中山東人俗尚綺靡家務相高其地通漕舟檣鱗集遠方之貨至富人爭市以博利利多則置酒徵樂

歌舞雜進連日夜不休其子弟習之卒而衰息不恥作奸以放情而不閑于禮也趙地故多健兒工騎射國有戎興召其徒可濟緩急然人鮮厚業官家不爲恤輒去而爲盜夫水鍾成淵盜聚成殃此弗可弗計也堯王之風教河南尚存蓋古梁周之域焉顧其域盤山東壤界俗轉相染市坊少年尚鳴絃擊鞠以爲歡不治其生業卽有呼易走爾燕近趙俗與爲一晉王最瘠而俗尚孅嗇其民力本治生不可惑以邪秦人强而好義又險塞之邦卽有患特用丸泥封關坐困一月而十夫可制之此諸方大較也夫風俗所易

所難所宜興除所宜振廢悉責在有司有司近民易識其故故府責之縣縣有聞白之府兩者交相圖何變之敢生今不憂中國而專意備胡于計左哉自備胡來中國之靡敝不可勝道此人人所睹也獨奈何末之講也居數月項君擢為濟南太守其寮歐氏金氏兩君者就余請曰公固雅禮項君項君今且詣濟南矣亦將有以益項君乎余謂之曰吾無以益項君余嘗睹項君言論如彼其當事情也誠使項君因俗效實卒視其言果應郎與上記所稱潁川渤海此二賢者比驅可也吾無以益項君然項君與歐氏金氏

兩君者處也披腹臆示之不肯令已獨賢名獨歸以此兩君德之爲請余言甚力焉語曰君子蘭芳無在而非好也則項君是乎

贈少司空橫溪歐先生考績北上序

夫自　明興以來泰和歐氏用科第起家者蓋數十人焉此數十人者皆天下士也各以才能翊贊其鴻業勳名俱著于竹帛於是天下言世臣者咸推轂歐氏而泰和門閥遂嵬然稱海內冠矣鄙人楨產在關中童子時即聞泰和名慕之及年旣壯而遊　闕下見今橫溪歐先生先生方爲儀制郎中也睹其容益

盎如也已而考其行履夔夔如也皜皜如也因竊謂周世尹氏之卿而漢任石君之子非私之也彼固謂其賢賢相肖不欲隤其家聲又安肯負于國乎若歐先生者斯固其倫類也其後十年餘先生官至南京工部侍郎矣余鄙人禎適以徙守翰林至南中先生風貌稍蒼然改舊矣其行履愈嚼然若荆王之初脫于石也余鄙人誠浴浴嘅噫之焉夫崇臺有基巨木有初寶王在前則智士眩移或負豪傑之才卒乃不得陟千仞之丘須明堂之用者坐此蹶毁遂短折也司空大官六曹重地寍可以倖而致乎當是時洛陽

人東谷孫先生爲工部尚書孫先生方嚴質直而歐先生精潤脩潔兩公者行不同顧甚相敬也一日歐先生治行將赴　闕下告滿以牘視孫先生孫先生謂楨守翰林與紀述之事持歐先生牘就楨請着之楨手牘再三披則前尹應天事居十七會貳工部事居十三問之曰輻輳而成三年績也例得考焉楨旣從孫先生得所爲貳工部者如彼又從南中人得所爲尹應天者如此於是遂爲著曰南中人稱歐先生尹應天時適旱甚穀價湧貴富人至竭金寶分臥溝渠蓋岌岌矣先生則發庾焉而活者甚衆也歐先生

他所脩復甚夥不具論即若振窮之起僵仆此之爲德深厚矣　主上憂恤元元懼一夫之失所至勤懇也今歐先生以牘上牘所具者正無失所其取何階寵異之哉夫噓生與吹枯其難易相絕千里矣論功者宜殿最之毋令溷哉歐先生有兄曰南野先生今爲大宗伯侍　天子左右歐先生行且見宗伯公出牘相視且問楨所云者當之不也宗伯公楨故從之游蓋瑰瑋博大有休休之度焉歐之賢自身所睹者槩如此其不及睹者有數在其耳何其衆也人言歐氏宋大儒歐文忠公之遠裔也有譜牒存審爾則歐

氏門閥又不獨自　今朝始矣所從來者久也或曰

芝艸無根醴泉無源非然哉非然哉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四